

名/家/汇/评/本

红楼梦

(中)

曹雪芹 高鹗 著
陈文新 王炜 辑评

名/家/汇/评/本

红楼梦

(中)

曹雪芹 高鹗 著

陈文新 王炜 辑评

第四十一回

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

话说刘老老两只手比着说道：“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。”众人听了，哄堂大笑起来。于是吃过门杯，因又斗趣，笑道：“今儿实说罢，我的手脚子粗，又喝了酒，仔细失手打了这磁杯。有木头的杯取个来，我就失了手，掉了地下，也无碍。”众人听了又笑起来。凤姐儿听如此说，便忙笑道：“果真要木头的，我就取了来。可有一句话先说下：这木头的可比不得磁的，那都是一套，定要吃遍一套才算呢。”刘老老听了，心下战战兢兢道：“我方才不过是趣话取笑儿，谁知他果真竟有，我时常在乡绅大家也赶过席，金杯银杯倒都也见过，从没见有木头杯的。……哦！是了！想必是小孩子们使的木碗儿，不过诓我多喝两碗。别管他，横竖这酒蜜水儿似的，多渴点也无妨。”想毕，便说：“取来再商量。”

凤姐因命丰儿：“前面里间书架子上，有十个竹根套杯，取来。”丰儿听了，才要去取，鸳鸯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那十个杯还小，况且你才说木头的，这会子又拿了竹根的来，倒不好看。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杨根子整刳的十个大套杯拿来，灌他十下子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更好了。”鸳鸯果命人取来。刘老老一看，又惊又喜。惊的是一连十个挨次大小分下来，那大的足足的象个小盆子，极小的还有手里的杯子两个大；喜的是雕镂奇绝，一色山水树木人物，并有草字以及图印。因忙说道：“拿了那小的来就是了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这个杯，没有这大量的，所以没人敢使他。老老既要，好容易找出来，必定要挨次吃一遍，才使得。”刘老老吓的忙道：“这个不敢！好姑奶奶，饶了我罢！”贾母、薛姨妈、王夫人知道他年纪的人，禁不起，忙笑道：“说是说，笑是笑，不可多吃了，只吃这头一杯罢。”刘老老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我还是小杯吃罢，把这大杯收着，我带了家去，慢慢的吃罢。”说的众人又笑起来。

鸳鸯无法，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，刘老老两手捧着喝。贾母、薛

这回栊翠品茶，怡红遇劫。盖妙玉虽以清静无为自守，而怪洁之癖未免有过，老嫗只污得一杯，见而勿用，岂似玉兄日享洪福，竟至无以复加而不自知。故老嫗眠其床，卧其席，酒屁熏其屋，却被袭人遮过，则仍用其床其席其屋。亦作者特为转眼不知身后事写来作戒，纨绔公子可不慎哉？（《红楼梦》庚辰脂砚斋评本）

刘姥姥之憨从利，妙玉尼之怪图名，宝玉之奇，黛玉之妖，亦自敛迹。是何等画工，能将他人之天王，作我卫护之神祇？文技至此，可为至矣！（《红楼梦》戚蓼生序本）

刘老老板村俗，妙玉极僻洁，两两相形，觉村俗却在人情之内，僻洁反在人情之外，宁为老老，毋为妙玉。（王希廉《红楼梦回评》）

我说过在上回中本回的题儿有三起，现在都一个个接连起来了。可是作者用笔犀利敏捷又超出了我意料。高手下棋，在不显处下了三个子，突然把后下的子用在前面，接着动用另两个棋子，破敌阵好似星落云散一般，对手却蒙在鼓里，摸不着头脑。因为对手只顾防他前下的两子，没在意他后下的一子。这叫作以尾作首之计。看来文章中也有此法。上一回写了刘老老插了一头花，再写林黛玉亲自捧上一杯茶，请刘老老坐在自己床上，最后写探春给板儿一个佛手，所以我原以为这一回定依此顺次影写。不料作者却把前两桩远搁一边，先让板儿将得到的佛手与巧姐换了，再

姨妈都道：“慢些，别呛了。”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个菜儿。凤姐笑道：“老老要吃什么，说出名儿来，我夹了喂你。”刘老老道：“我知道什么名儿！样样都是好的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把茄鲞夹些喂他。”凤姐儿听说，依言夹些茄鲞，送入刘老老口中，因笑道：“你们天天吃茄子，也尝尝我们这茄子，弄的可口不可口。”刘老老笑道：“别哄我了，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！我们也不用种粮食，只种茄子了。”众人笑道：“真是茄子，我们再不哄你。”刘老老诧异道：“真是茄子？我白吃了半日！姑奶奶再喂我些，这一口细嚼嚼。”凤姐儿果又夹了些放入他口内。

刘老老细嚼了半日，笑道：“虽有一点茄子香，只是还不象是茄子。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，我也弄着吃去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这也不难，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，只要净肉，切成碎钉子，用鸡油炸了，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、新笋、蘑菇、五香豆腐干子、各色干果子，都切成钉儿，拿鸡汤煨干了，拿香油一收，外加糟油一拌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了，要吃的时候儿，拿出来，用炒的鸡瓜子一拌，就是了。”

刘老老听了，摇头吐舌说：“我的佛祖！倒得多少只鸡配他，怪道这个味儿。”一面笑，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，还只管细玩那杯子。凤姐笑道：“还不足兴，再喝一杯罢。”刘老老忙道：“了不得，那就醉死了！我因为爱这样儿好看，亏他怎么做来着！”鸳鸯笑道：“酒喝完了，到底这杯子是什么木头的？”刘老老笑道：“怨不得姑娘不认得：你们在这金门绣户里，那里认的木头？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做街坊，困了枕着他睡，乏了靠着他坐，荒年间饿了还吃他，眼睛里天天见他，耳朵里天天听他，嘴里里天天说他，所以好歹真假，我是认得的。让我认认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细细端详了半日道：“你们这样人家，断没有那贱东西。那容易得的木头，你们也不收着了。我掂着这么体沉，这再不是杨木，一定是黄松做的。”

众人听了，哄堂大笑起来。只见一个婆子走来，请问贾母说：“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，请示下：就演罢，还是再等一会儿呢？”贾母忙笑道：“可是倒忘了，就叫他们演罢。”那婆子答应去了。一时，只听得箫管悠扬，笙笛并发。正值风清气爽之时，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，自然使人神怡心旷。宝玉先禁不住，拿起壶来斟了一杯，一口饮尽。复又斟上，才要饮，只见王夫人也要饮，命人换暖酒，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，送到王夫人口边，王夫人便就他手内吃了两口。一时暖酒来了，宝玉仍归旧坐。王夫人提了暖壶下席来，众人都出了席。薛姨妈也站起来，贾母忙命李、凤二人接过壶来：“让你姨妈坐了，大家才便。”

王夫人见如此说，方将壶递与凤姐儿，自己归坐。贾母笑道：“大家吃上两杯，今日实在有趣。”说着，擎杯让薛姨妈，又向湘云宝钗道：“你姐妹两个也喝一杯。你林妹妹不大会吃，也别饶他。”说着，自己也干了。湘云、宝钗、黛玉也都吃了。

当下刘老老听见这般音乐，且又有了酒，越发喜的手舞足蹈起来。宝玉因下席过来，向黛玉笑道：“你瞧刘老老的样子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当日圣乐一奏，百兽率舞，如今才一牛耳！”众姐妹都笑了。须臾乐止，薛姨妈笑道：“大家的酒也都有了，且出去散散再坐罢。”贾母也正要散散，于是大家出席，都随着贾母游玩。贾母因要带着刘老老散闷，遂携了刘老老至山前树下，盘桓了半晌，又说给他这是什么树，这是什么石，这是什么花。刘老老一一领会，又向贾母道：“谁知城里不但人尊贵，连雀儿也是尊贵的。偏这雀儿到了你们这里，他也变俊了，也会说话了。”众人不解，因问：“什么雀儿变俊了会说话？”刘老老道：“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是鹦哥儿，我是认得的。那笼子里的黑老鸽子，又长出凤头儿来，也会说话呢！”众人听了又都笑起来。

一时只见丫头们来请用点心，贾母道：“吃了两杯酒，倒也不饿。也罢，就拿了来这里，大家随便吃些罢。”丫头听说，便去抬了两张几来，又端了两个小捧盒。揭开看时，每个盒内两样。这盒内是两样蒸食，一样是藕粉桂花糖糕，一样是松瓤鹅油卷。那盒内是两样炸的，一样是只有一寸来大的小饺子。贾母因问：“什么馅子？”婆子们忙回：“是螃蟹的。”贾母听了，皱眉说道：“这会子油腻腻的，谁吃这个！”又看那一样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子，也不喜欢，因让薛姨妈，薛姨妈只拣了块糕；贾母拣了个卷子，只尝了一尝，剩的半个，递给丫头了。刘老老因见那小面果子儿都玲珑剔透，各式各样，又拣了一朵牡丹花样的，笑道：“我们乡里最巧的姐儿们，剪子也不能铰出这么个纸的来！我又爱吃，又舍不得吃，包些家去给他们做花样子去倒好。”众人都笑了。贾母笑道：“家去我送你一磁坛子，你先趁热吃罢。”别人不过拣各人爱吃的拣了一两样就算了，刘老老原不曾吃过这些东西，且都做的小巧，不显堆垛儿，他和板儿每样吃了些个，就去了半盘子。剩的，凤姐又命攒了两盘，并一个攒盒，给文官儿等吃去。

忽见奶子抱了大姐儿来，大家哄他玩了一会。那大姐儿因抱着一个大柚子玩，忽见板儿抱着一个佛手，大姐儿便要。丫鬟哄他取去，大姐儿等不得，便哭了。众人忙把柚子给了板儿，将板儿的佛手哄过来给他才罢。那板儿因玩了半日佛手，此刻又两手抓着些果子吃，又见

写妙玉用自己茶杯倒茶，让黛玉坐在自己蒲团上，最后写刘老老从镜中看自己带了满头花。此即以首作尾之法，又出人意料之外。（哈斯宝《〈新译红楼梦〉回批》）

柚子，即今香圆之属也，应与“缘”通。佛手者，正指迷津者也。以小儿之戏，暗透前后通部脉络，隐隐约约，毫无一丝漏泄，岂独为刘姥姥之俚言博笑而有此一大回文字哉！（《红楼梦》庚辰脂砚斋评本）

第四十一回写贾巧姐

看见板儿拿着佛手便欲要，哄他取去，等不了。又写板儿顽佛手工夫大了，此时见了柚子，又新鲜又好顽，便把佛手给了巧姐。此等处写小孩之情景，不即不离，真乃写实妙笔！

（张笑侠《读红楼梦笔记》）

早就写出了—个性情怪僻的宝玉，已经怪僻之极。接着又写了—个性情怪僻的黛玉，已经是奇。却又慢慢研墨蘸笔，还写出了—个性情超绝的妙玉，这一玉的心地、性情又与那两玉不同。因为那两玉一个是“宝”，一个是“带”，宝带虽贵，若粗陋不堪，又何堪赏鉴？故今又写出—个妙玉，使那条宝带生辉。如此说来，妙玉出场是否迟了？我说不迟。第五回（应为百二十回的第八回）末尾有“叫道姑住了”—句，可见这是早在作者意中的了。（哈斯宝《〈新译红楼梦〉四批》）

这个柚子又香又圆，更觉好玩，且当球踢着玩去，也就不要佛手了。

当下贾母等吃过了茶，又带了刘老老至栊翠庵来。妙玉相迎进去。众人至院中，见花木繁盛，贾母笑道：“倒底是他们修行的人，没事常常修理，比别处越发好看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往东禅堂来。妙玉笑往里让，贾母道：“我们才都吃了酒肉，你这里头有菩萨，冲了罪过。我们这里坐坐，把你的好茶拿来，我们吃—杯就去了。”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，只见妙玉亲自捧了—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“云龙献寿”的小茶盘，里面放—个成窑五彩小盖钟，捧与贾母。贾母道：“我不吃六安茶。”妙玉笑说：“知道。这是老君眉。”贾母接了，又问：“是什么水？”妙玉道：“是旧年蠲的雨水。”贾母便吃了半盏，笑着递与刘老老说：“你尝尝这个茶。”刘老老便—口吃尽，笑道：“好是好，就是淡些，再熬浓些更好了。”贾母众人都笑起来。然后众人都是—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。

那妙玉便把宝钗黛玉的衣襟—拉，二人随他出去。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。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，宝钗便坐在榻上，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。妙玉自向风炉上煊滚了水，另泡了—壶茶。宝玉便轻轻走进来，笑道：“你们吃体己茶呢！”二人都笑道：“你又赶了来撤茶吃！这里并没你吃的。”妙玉刚要去取杯，只见道婆收了上面茶盏来，妙玉忙命：“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，搁在外头去罢。”宝玉会意，知为刘老老吃了，他嫌腌臢不要了。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，—个旁边有—耳，杯上镌着“瓠犀斲”三个隶字，后有—行小真字，是“王恺珍玩”，又有“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”—行小字。妙玉斟了—罍递与宝钗。那—只形似钵而小，也有三个垂珠篆字，镌着“杏犀盃”，妙玉斟了—盃与黛玉，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。宝玉笑道：“常言世法平等，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，我就是个俗器了？”妙玉道：“这是俗器？不是我说狂话，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—个俗器来呢！”宝玉笑道：“俗语说，随乡入乡，到了你这里，自然把这金珠玉宝—概贬为俗器了。”

妙玉听如此说，十分欢喜，遂又寻出—只九曲十环—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大盃出来，笑道：“就剩了这—个，你可吃的了这—海？”宝玉喜的忙道：“吃的了。”妙玉笑道：“你虽吃的了，也没这些茶你遭塌。岂不闻—杯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饮驴了。你吃这—海，更成什么？”说的宝钗、黛玉、宝玉都笑了。妙玉执壶，只向海内斟了约有—杯，宝玉细细吃了，果觉轻淳无比，赏赞不绝。妙玉正色道：“你这遭吃茶，是托他两个的福，独你来了，我是不能给你吃

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深知道，我也不领你的情，只谢他二人便了。”妙玉听了，方说：“这话明白。”黛玉因问：“这也是旧年的雨水？”妙玉冷笑道：“你这么个人，竟是大俗人，连水也尝不出来！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，收的梅花上的雪，统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，总舍不得吃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才开了。我只吃过一回，这是第二回了。你怎么尝不出来？隔年蠲的雨水，那有这样清淳？如何吃得！”宝钗知他天性怪僻，不好多话，亦不好多坐，吃过茶，便约着黛玉走出来。

宝玉和妙玉陪笑说道：“那茶杯虽然腌臢了，白撩了岂不可惜？依我说，不如就给了那贫婆子罢，他卖了也可以度日。你说使得么？”妙玉听了，想了一想，点头说道：“这也罢了。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，若是我吃过的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。你要给他，我也不管，你只交给他，快拿了去罢！”宝玉道：“自然如此。你那里和他说话去？越发连你都腌臢了。只交给我就是了。”

妙玉便命人拿来递给宝玉。宝玉接了，又道：“等我们出去了，我叫几个小幺儿来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？”妙玉笑道：“这更好了。只是你嘱咐他们，抬了水，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，别进门来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是自然的。”说着，便袖着那杯，递给贾母屋里的一个小丫头子拿着，说：“明日刘老老家去，给他带去罢。”交代明白，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。妙玉亦不甚留，送出山门，回身便将门闭了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贾母因觉身上乏倦，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姐妹陪着薛姨妈去吃酒，自己便往稻香村来歇息。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，贾母坐上，两个婆子抬起，凤姐、李纨和众丫头婆子围随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这里薛姨妈也就辞出。王夫人打发文官等出去，将攒盒散给众丫头们吃去，自己便也乘空歇着，随便歪在方才贾母坐的榻上，命一个小丫头放下帘子来，又命捶着腿，吩咐他：“老太太那里有信，你就叫我。”说着也歪着睡着了。宝玉、湘云等看着丫头们将攒盒搁在山石上，也有坐在山石上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下的，也有靠着树的，也有傍着水的，倒也十分热闹。

一时又见鸳鸯来了，要带着刘老老逛，众人也都跟着取笑。一时来到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，刘老老道：“嗳呀！这里还有大庙呢！”说着，便爬下磕头。众人笑弯了腰。刘老老道：“笑什么？这牌楼上的字我都认得。我们那里这样庙宇最多，都是这样的牌坊，那字就是庙的名字。”众人笑道：“你认得这是什么庙？”刘老老便抬头指那字道：“这不是‘玉皇宝殿’！”众人笑的拍手打掌，还要拿他取笑儿。刘老老觉

妙玉向宝玉说你独来，我不肯给你，是假撇清语，转觉欲盖弥彰。（王希廉《红楼梦回评》）

污杯而弃杯，污地而洗地。妙玉之心，惟宝玉知之，是两人犹一人也。盖宝玉忘乎己之为男，亦忘乎妙玉之为女，只是性情相合，便尔臭味相投。此之谓神交，此之谓心知，非食人间烟火者所能领略。若说两人亦涉儿女私情，互相爱悦，则俗不可耐矣。后文着棋听琴时，妙玉不免动情。凡心一起，魔劫顿来。可知以前心如止水，不涉一毫俗情也。然下半部是另一手所作，笔墨毕竟不如前半部之灵妙。（陈其泰《桐花凤阁评〈红楼梦〉》）

妙玉自署曰槛外人，自应埋头项，隐姓名，束影于人迹罕到之区可耳。何以浮沉人海，置身于元妃省亲之园，非籍以欺世盗名乎？不意盗人者人恒盗之，枕翠难居，卒随盗去，槛外人尚有此劫乎？《易》云：“慢藏诲盗，冶容诲淫。”妙玉兼之矣。（二知道人《红楼梦说梦》）

本回中正十二钗都已出全。若问是谁？宝钗、黛玉两人，元春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姊妹四人，李纨、凤姐、巧姐儿母女三人，以及湘云、妙玉、鸳鸯，共十二人。有人问，这一回里没有元春，怎么说十二钗都已齐全？答曰：所谓齐全，是说从开头一出，现在巧姐、妙玉也出来了，这就是出全，不是说这一回里要十二人聚齐。（哈斯宝《〈新译红楼梦〉四批》）

的肚里一阵乱响，忙的拉着一个丫头，要了两张纸，就解裙子。众人又是笑，又忙喝他：“这里使不得！”忙命一个婆子，带了东北角上去了。那婆子指给他地方，便乐得走开去歇息。

那刘老老因喝了些酒，他的脾气和黄酒不相宜，且吃了许多油腻饮食发渴，多喝了几碗茶，不免通泻起来，蹲了半日方完。及出厕来，酒被风吹，且年迈之人，蹲了半天，忽一起身，只觉眼花头晕，辨不出路径。四顾一望，都是树木山石，楼台房舍，却不知那一处是往那一路去的了，只得顺着一条石子路，慢慢的走来。及至到了房子跟前，又找不着门，再找了半日，忽见一带竹篱。刘老老心中自忖道：“这里也有扁豆架子？”一面想，一面顺着花障走来，得了个月洞门进去。

只见迎面一带水池，有七八尺宽，石头镶岸，里面碧波清水，上面有块白石横架。刘老老便踱过石去，顺着石子甬路走去。转了两个弯子，只见有个房门，于是进了房门，便见迎面一个女孩儿，满面含笑的迎出来。刘老老忙笑道：“姑娘们把我丢下了，叫我碰头碰到这里来了。”说了，只觉那女孩儿不答。刘老老便赶来拉他的手，咕咚一声，却撞到板壁上，把头碰的生疼。细瞧了一瞧，原来是一幅画儿。刘老老自忖道：“怎么画儿有这样凸出来的？”一面想，一面看，一面又用手摸去，却是一色平的，点头叹了两声。一转身，方得了个小门，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。刘老老掀帘进去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，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，锦笼纱罩，金彩珠光，连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，竟越发把眼花了。找门出去，那里有门！左一架书，右一架屏。

刚从屏后得了一个门，只见一个老婆子也从外面迎着进来。刘老老诧异，心中恍惚：莫非是他亲家母？因问道：“你也来了，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，亏你找我来。那位姑娘带进来的？”又见他戴着满头花，便笑道：“你好没见世面！见这里的花好，你就没死活戴了一头！”说着，那老婆子只是笑，也不答言。刘老老便伸手去羞他的脸，他也拿手来挡，两个对闹着。刘老老一下子却摸着了，但觉那老婆子的脸冰凉挺硬的，倒把刘老老唬了一跳。猛想起：“常听见富贵人家有种穿衣镜，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吗？”想毕，又伸手一抹，再细一看，可不是四面雕空的板壁，将这镜子嵌在中间的！不觉也笑了，因说：“这可怎么出去呢？”一面用手摸时，只听砢砢一声，又吓的不住的展眼儿。原来是西洋机括，可以开合，不意刘老老乱摸之间，其力巧合，便撞开消息，掩过镜子，露出门来。刘老老又惊又喜，遂走出来，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。他此时又带了七八分酒，又走乏了，便一屁股坐在床上，只说歇

歇，不承望身不由己，前仰后合的，朦胧两眼，一歪身就睡倒在床上。

且说众人等他不見，板儿没了他老老，急的哭了。众人都笑道：“别是掉在茅厕里了？快叫人去瞧瞧。”因命两个婆子去找。回来说：“没有。”众人纳闷。还是袭人想道：“一定他醉了，迷了路，顺着这条路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。要进了花障子，打后门进去，还有小丫头子们知道；若不进花障子，再往西南上去，可够他绕会子好的了！我瞧瞧去。”说着便回来。进了怡红院，叫人，谁知那几个小丫头已偷空玩去了。

袭人进了房门，转过集锦榻子，就听的鼾声如雷，忙进来，只闻见酒屁臭气满屋。一瞧，只见刘老老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。袭人这一惊不小，忙上来将他没死活的推醒。那刘老老惊醒，睁眼看见袭人，连忙爬起来道：“姑娘，我该死了！好歹并没弄腌臢了床。”一面说，用手去掸。袭人恐惊动了宝玉，只向他摇手儿，不叫他说话。忙将当地大鼎内贮了三四把百合香，仍用罩子罩上。些须收拾收拾，所喜不曾呕吐，忙悄悄的笑道：“不相干，有我呢。你跟我出来罢。”刘老老答应着，跟了袭人，出至小丫头子们房中，命他坐下，因教他说道：“你说醉倒在山子石上，打了个盹儿就完了。”刘老老答应是。又给了他两碗茶吃，方觉酒醒了。因问道：“这是那个小姐的绣房，这么精致？我就象到了天宫里的似的！”袭人微微的笑道：“这个么，是宝二爷的卧房啊！”那刘老老吓的不敢做声。袭人带他从前面出去，见了众人，只说：“他在草地下睡着了，带了他来的。”众人都不理会，也就罢了。

一时贾母醒了，就在稻香村摆晚饭。贾母因觉懒懒的，也没吃饭，便坐了竹椅小敞轿，回至房中歇息，命凤姐儿等去吃饭。他姐妹方复进园来。

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刘老游园，如入迷楼。西洋衣镜，种种奇巧，全为播弄村妇而作，以博一笑耳。若于贵妃驾临时写之，则司空见惯，何足道哉？此亦文家活法也。而园中铺设，又因此补见，一举两得。（陈其泰《桐花凤阁评〈红楼梦〉》）

上回中刘老老进潇湘馆，误说“这必定是那一位哥儿的书房”，这一回误入怡红院，又说“这是那一位小姐的绣房”。作者捉住一乡下婆，在这里特地用交错连环之笔，这又是本回与前回一气相联处。（哈斯宝《〈新译红楼梦〉回批》）

第四十二回

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

钗、玉名虽二个，人却一身，此幻笔也。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，故写是回，使二人合而为一。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，便知余言不谬矣。（《红楼梦》庚辰脂砚斋评本）

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观念，虽较上一说近情理一点，但荒谬的地方，却并不减少。他们以为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变相的《春秋经》，以为处处都有褒贬。最普通的信念，是右黛而左钗。因此凡他们以为是宝钗一党的人——如袭人、凤姐、王夫人之类——作者都痛恨不置的。作者和他们一唱一和，真是好看煞人。但雪芹先生恐怕不肯承认罢。

我先以原文证此说之谬，然后再推求他们所以致谬底原因。作者在《红楼梦》引子上说：“悲金悼玉的《红楼梦》。”

话说贾母、王夫人去后，姐妹们复进园来吃饭。那刘老老带着板儿，先来见凤姐儿说：“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。虽然住了两三天，日子却不多，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，没吃过的，没听见的，都经验过了。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并那些小姐们，连各房里的姑娘们，都这样怜贫惜老照看我。我这一回去，没别的报答，惟有请些高香，天天给你们念佛，保佑你们长命百岁的，就算我的心了。”

凤姐儿笑道：“你别喜欢，都是为你，老太太也叫风吹病了，躺着嚷不舒服。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了，在那里发热呢。”刘老老听了，忙叹道：“老太太有年纪了，不惯十分劳乏的。”凤姐儿道：“从来不象昨儿高兴。往常也进园子逛去，不过到一两处坐坐就来了。昨儿因为你在这里，要叫都逛逛，一个园子倒走了多半个。大姐儿因为我找你去，太太递了一块糕给他，谁知风地里吃了，就发起热来。”刘老老道：“姐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。比不得我们的孩子，一会走，那个坟圈子里不跑去？一则风拍了也是有的；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，眼睛又净，或是遇见什么神了。依我说，给他瞧瞧祟书本子，仔细撞客着。”一语提醒了凤姐儿，便叫平儿拿出《玉匣记》来，叫彩明来念。彩明翻了一会子，念道：“八月二十五日病者，东南方得之，有缢死家亲女鬼作祟，又遇花神。用五色纸钱四十张，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果然不错，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！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。”一面命人请两分纸钱来，着两个人来，一个与贾母送祟，一个与大姐儿送祟。果见大姐儿安稳睡了。

凤姐儿笑道：“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经历了的多。我们大姐儿时常肯病，也不知是什么原故。”刘老老道：“这也有的。富贵人家养的孩子都娇嫩，自然禁不得一些儿委屈。再他小人儿家，过于尊贵了，也禁不

起。以后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。”凤姐儿道：“也是有的。我想起来，他还没个名字，你就给他起个名字，借借你的寿；二则你们是庄家人，不怕你恼，到底贫苦些，你们贫苦人起个名字，只怕压的住。”刘老老听说，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不知他是几时养的？”凤姐儿道：“正是养的日子不好呢，可巧是七月初七日。”刘老老忙笑道：“这个正好，就叫做巧姐儿好。这个叫做‘以毒攻毒’‘以火攻火’的法子。姑奶奶定依我这个名字，必然长命百岁。日后大了，各人成家立业，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，必然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都从这‘巧’字儿来。”

凤姐儿听了，自是欢喜，忙谢道：“只保佑他应了你的话就好了。”说着，叫平儿来吩咐道：“明儿咱们有事，恐怕不得闲儿，你这会子闲着，把送老老的东西打点了，他明儿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。”刘老老道：“不敢多破费了。已经遭扰了几天，又拿着走，越发心里不安了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也没有什么，不过随常的东西。好也罢，歹也罢，带了去，你们街坊邻舍看着也热闹些，也是上城一趟。”说着只见平儿走来说：“老老过这边瞧瞧。”刘老老忙跟了平儿到那边屋里，只见堆着半炕东西。平儿一一的拿给他瞧着，又说道：“这是昨日你要的青纱一匹，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实地月白纱做里子。这是两个茧绸，做袄儿裙子都好。这包袱里是两匹绸子，年下做件衣裳穿。这是一盒子各样内造小饽饽儿，也有你吃过的，也有没吃过的，拿去摆碟子请人，比买的强些。这两条口袋是你昨儿装果子的，如今这一个里头装了两斗御田粳米，熬粥是难得的；这一条里头是园子里的果子和各样干果子。这一包是八两银子；这都是我们奶奶的。这两包每包五十两，共是一百两，是太太给的，叫你拿去，或者做个小本买卖，或者置几亩地，以后再别求亲靠友的。”说着又悄悄笑道：“这两件袄儿和两条裙子，还有四块包头，一包绒线，可是我送老老的。那衣裳虽是旧的，我也没大很穿，你要弃嫌，我就不敢说了。”

平儿说一样，刘老老就念一句佛，已经念了几千佛了；又见平儿也送他这些东西，又如此谦逊，忙笑道：“姑娘说那里话？这样好东西，我还弃嫌！我就有银子，没处买这样的去呢！只是我怪臊的，收了不好，不收又辜负了姑娘的心。”平儿笑道：“别说外话，咱们都是自己，我才这么着。你放心收了罢，我还和你要东西呢。到年下，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和豇豆、扁豆、茄子干子、葫芦条儿，各样干菜带些来，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个，就算了。别的一概不要，别罔费了心。”刘老老千恩万谢的答应了。平儿道：“你只管睡你的去，我替你收拾妥

是曲既为十二钗而作，则金是钗玉是黛，很无可疑的。悲悼犹我们说惋惜，既曰惋惜，当然与痛骂有些不同罢。这是雪芹不肯痛骂宝钗的一个铁证。且书中钗黛每每并提，若两峰对峙、双水分流，各极其妙莫能相下，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，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。若宝钗为三家村妇，或黄毛丫头，那黛玉又岂有身分之可言？与事实既不符，与文情亦不合，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做不可呢？雪芹大约会先知的，所以他自己先声明一下，对于上述两种误会，作一个正式的抗辩。他在第一回里说：

“况且那野史中，或诮谤君相，或贬人妻女，奸淫凶恶，不可胜数；更有一种风月笔墨，其淫秽污臭，最易坏人子弟。……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，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，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，如戏中小丑一般。”

第一句话是驳第一派的，第二句话是驳第二派的，试想雪芹若不是个疯子，他怎会自己骂自己呢？依第一派，大观园里没有一个人好人，这明明是“诮谤君相，贬人妻女”了。依第二派说，宝黛好事被人离阻，这又明明是“假捏

出男女二人，一小人拨乱其间”了。雪芹若是疯子，何以解于《红楼梦》底价值？雪芹如不疯，又何以解于“大不近情自相矛盾”呢？

这两派底谬处已断定了，现在分析致谬底原因：第一派所以如此，因为他们解释《红楼梦》底本事完全弄错了。《红楼梦》是出于亲见亲闻按自己底事体情理做的，他们却以为《红楼梦》是说的入家底事情。《红楼梦》是一部自传，这是最近的发现，以前人说的很少，（有却也是有的，不过大家都不相信注意。如江顺怡做的《读红楼梦杂记》，就说《红楼梦》所记之事，皆作者自道其生平。）所以很不能怪他们。况且他们未读《红楼梦》以前，先有一部《金瓶梅》做底子，（看雪芹所指野史大约就是《金瓶梅》，或其他一类的书。）拿读《金瓶梅》底眼光来读《红楼梦》，自然要闹一个很凶的笑话。既以为是入家底事情，贬斥诽谤，自然是或有的；但若知道这是他自己底事情，即便有这类的事，亦很应该“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”啊。（《红楼梦》于秦氏多微词，即是为也。）

第二派底致谬底原因有两层：（1）他们最初是上了高鹗续作底当了。第一

当了，就放在这里，明儿一早打发小厮们雇辆车装上，不用你费一点心儿。”刘老老越发感激不尽，过来又千恩万谢的辞了凤姐儿，过贾母这边睡了一夜。次早梳洗了，就要告辞。

因贾母欠安，众人都过来请安，出去传请大夫。一时婆子回：“大夫来了。”老嬷嬷请贾母进幔子去坐，贾母道：“我也老了，那里养不出那阿物儿来？还怕他不成！不用放慢子，就这样瞧罢。”众婆子听了，便拿过一张小桌子来，放下一个小枕头，便命人请。一时只见贾珍、贾琏、贾蓉三个人将王太医领来。王太医不敢走甬路，只走旁阶，跟着贾珍到了台阶上，早有两个婆子在两边打起帘子，两个婆子在前导引进去，又见宝玉迎接出来。见贾母穿着青绉绸一斗珠儿的羊皮褂子，端坐在榻上，两边四个未留头的小丫鬟，都拿着蝇刷漱盂等物，又有五六个老嬷嬷雁翅摆在两旁，碧纱橱后隐隐约约有许多穿红着绿、戴宝插金的人。王太医也不敢抬头，忙上来请了安。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，便知是御医了，含笑问：“供奉好？”因问贾珍：“这位供奉贵姓？”贾珍等忙回：“姓王。”贾母笑道：“当日太医院正堂有个王君效，好脉息。”王太医忙躬身低头含笑，因说：“那是晚生家叔祖。”贾母听了笑道：“原来这样，也算是世交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头上。嬷嬷端着一张小杌子，放在小桌前面，略偏些。王太医便盘着一条腿儿坐下，歪着头诊了半日，又诊了那只手，忙欠身低头退出。贾母笑说：“劳动了。珍哥让出去，好生看茶。”

贾珍、贾琏等忙答应了几个是，复领王太医到外书房中。王太医说：“太夫人并无别症，偶感了些风寒，其实不用吃药，不过略清淡些，常暖着点儿，就好了。如今写个方子在这里，若老人家爱吃，便按方煎一剂吃；若懒怠吃，也就罢了。”说着，吃茶，写了方子。刚要告辞，又见奶子抱了大姐儿出来，笑说：“王老爷也瞧瞧我们。”王太医听说，忙起身就奶子杯中，左手托着大姐儿的手，右手诊了一诊，又摸了一摸头，又叫伸出舌头来瞧瞧，笑道：“我要说了，姐儿该骂我了：只要清清爽爽的饿两顿就好了。不必吃煎药，我送点丸药来，临睡用姜汤研开吃下去就好了。”说毕，告辞而去。贾珍等拿了药方来回明贾母原故，将药方放在案上出去，不在话下。

这里王夫人和李纨、凤姐儿、宝钗姐妹等，见大夫出去，方从橱后出来。王夫人略坐一坐，也回房去了。刘老老见无事，方上来和贾母告辞。贾母说：“闲了再来。”又命鸳鸯来：“好生打发刘老老出去。我身上不好，不能送你。”刘老老道了谢，又作辞，方同鸳鸯出来。到了下

房，鸳鸯指炕上一个包袱说道：“这是老太太的几件衣裳，都是往年间生日节下众人孝敬的。老太太从不穿人家做的，收着也可惜，却是一次也没穿过的，昨日叫我拿出两套来送你带了去，或送人，或自己家里穿罢。这盒子里头是你耍的面果子。这包儿里头是你前儿说的药，梅花点舌丹也有，紫金錠也有，活络丹也有，催生保命丹也有，每一样是一张方子包着，总包在里头了。这是两个荷包，带着玩罢。”说着，又抽开系子，掏出两个“笔锭如意”的幌子来给他瞧，又笑道：“荷包你拿去，这个留下给我罢。”刘老老已喜出望外，早又念了几千佛，听鸳鸯如此说，便忙说道：“姑娘只管留下罢。”鸳鸯见他信以为真，笑着仍给他装上，说道：“哄你玩呢！我有好些呢。留着年下给小孩子们罢。”说着，只见一个小丫头拿着个成窑钟子来，递给刘老老说：“这是宝二爷给你的。”刘老老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？我那一世修来的，今儿这样！”说着便接过来。鸳鸯道：“前儿我叫你洗澡，换的衣裳是我的，你不弃嫌，我还有几件也送你罢。”刘老老又忙道谢。鸳鸯果然又拿出几件来，给他包好。刘老老又要到园中辞谢宝玉和众姊妹、王夫人等去，鸳鸯道：“不用去了。他们这会子也不见人，回来我替你说罢。闲了再来。”又命了一个老婆子，吩咐他：“二门上叫两个小厮来，帮着老老拿了东西送去。”婆子答应了，又和刘老老到了凤姐儿那边，一并拿了东西，在角门上命小厮们搬出去，直送刘老老上车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宝钗等吃过早饭，又往贾母处问安，回园至分路之处，宝钗便叫黛玉道：“颦儿，跟我来，有一句话问你。”黛玉便笑着跟了来。至蘅芜院中，进了房，宝钗便坐下，笑道：“你还不给我跪下，我要审你呢！”黛玉不解何故，因笑道：“你瞧，宝丫头疯了，审我什么？”宝钗冷笑道：“好个千金小姐！好个不出屋门的女孩儿！满嘴里说的是什么？你只实说罢。”黛玉不解，只管发笑，心里也不免疑惑，口里只说：“我何曾说什么？你不过要捏我的错儿罢咧，你倒说出来我听听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还装憨儿呢！昨儿行酒令儿，你说的是什么？我竟不知是那来的。”黛玉一想，方想起昨儿失于检点，那《牡丹亭》《西厢记》说了两句，不觉红了脸，便上来搂着宝钗笑道：“好姐姐！原是我不知道，随口说的。你教给我，再不说了！”宝钗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听你说的怪生的，所以请教你。”黛玉道：“好姐姐！你别说给别人，我再不说了！”

宝钗见他羞的满脸飞红，满口央告，便不肯再往下问，因拉他坐下吃茶，款款的告诉他道：“你当我是谁？我也是个淘气的，从小儿七八岁上，也够个人缠的。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，祖父手里也极爱藏

个公布后四十回是高君补的，是胡适之先生。（这句话原见于张船山底诗注，在我曾祖曲园先生《小浮梅闲话》曾引过他，但那时候从来没有人注意到。所以这一点，我们要归功于胡先生。）他们那时候，自然相信《红楼梦》是百二十回的。从后四十回看宝钗袭人凤姐都是极阴毒并且讨厌的；读者既不能分别读去，当然要发生嫌恶宝钗一派入底情感。其实后四十回与《红楼梦》作者很不相干，单读八十回本的《红楼梦》，我敢断言右黛左钗底感情，决不会这样热烈的。（2）既然同失意者——黛玉——表同情，既然对于“钗党”有先入的恶感，这颜色眼镜已经带上了，如何再能发见作者底态度？感情这类状态，从主观上投射到客观方面，是很容易的。自己这般说，不知不觉的擅定作者也这般说。作者究竟如何说法，说老实没有知道的。于是凡他所喜欢的人，作者定是要褒的；他所痛恨的，作者定是要贬的。读者底底权威竟可使作者性命是听起来，这也未免太大了罢！

作者做书底三层意思，我这几段芜杂的文字里已大致表现清楚了。作者底真态度虽不能备知，却也

可以窥测一部份。那些陈袭的误会解了许多,也替作者雪了许多冤枉。(俞平伯《红楼梦辨》)

第四十二回宝钗问黛玉行酒令时所说之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,又引出宝钗幼时也看过,宝钗对黛玉之一遍话。真正大光明,实在不假。(张笑侠《读红楼梦笔记》)

书。先时人口多,姐妹弟兄也在一处,都怕看正经书。弟兄们也有爱诗的,也有爱词的,诸如这些《西厢》《琵琶》以及《元人百种》,无所不有。他们背着我们偷看,我们也背着他们偷看。后来大人知道了,打的打,骂的骂,烧的烧,丢开了。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。男人们读书不明理,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,何况你我?连做诗写字等事,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,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。男人们读书明理,辅国治民,这才是好。只是如今并听不见有这样的人,读了书,倒更坏了。这并不是书误了他,可惜他把书遭塌了,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,倒没有什么大害处。至于你我,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,偏又认得几个字,既认得了字,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,最怕见些杂书,移了性情,就不可救了。”一席话,说的黛玉垂头吃茶,心下暗服,只有答应“是”的一字。

忽见素云进来说:“我们奶奶请二位姑娘商议要紧的事呢。二姑娘、三姑娘、四姑娘、史姑娘、宝二爷,都等着呢。”宝钗说:“又是什么事?”黛玉道:“咱们到了那里就知道了。”说着便和宝钗往稻香村来,果见众人都在那里。

李纨见了他两个,笑道:“社还没起,就有脱滑儿的了,四丫头要告一年的假呢。”黛玉笑道:“都是老太太昨儿一句话,又叫他画什么园子图儿,惹的他乐得告假了。”探春笑道:“也别怪老太太,都是刘老老一句话。”黛玉忙笑接道:“可是呢!都是他一句话。他是那一门子的老老?直叫他是个母蝗虫就是了。”说着,大家都笑起来。宝钗笑道:“世上的话,到了二嫂子嘴里也就尽了。幸而二嫂子不认得字,不大通,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儿。更有颦儿这促狭嘴,他用《春秋》的法子,把市俗粗话,撮其要,删其繁,再加润色,比方出来,一句是一句。这‘母蝗虫’三字,把昨儿那些形景都画出来了。亏他想的倒也快!”众人听了,都笑道:“你这一注解,也就不在他两个以下了。”

李纨道:“我请你们大家商议,给他多少日子的假?我给了他一个月的假,他嫌少,你们怎么说?”黛玉道:“论理,一年也不多。这园子盖就盖了一年,如今要画,自然得二年的工夫呢。又要研墨,又要蘸笔,又要铺纸,又要着颜色,又要……”刚说到这里,黛玉也自己掌不住,笑道:“又要照着样儿慢慢的画,可不得二年的工夫?”众人听了,都拍手笑个不住。宝钗笑道:“有趣!最妙落后一句是‘慢慢的画’。他可不画去,怎么就有了呢?所以昨儿那些笑话儿虽然可笑,回想是没趣的。你们细想,颦儿这几句话,虽没什么,回想却有滋味。我倒笑的动不

得了！”

惜春道：“都是宝姐姐赞的他越发逞强，这会子又拿我取笑儿。”黛玉忙拉他笑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还是单画这园子呢，还是连我们众人都画在上头呢？”惜春道：“原是只画这园子。昨儿老太太又说，单画园子，成了房样子了，叫连人都画上，就象行乐图儿才好。我又不会这工细楼台，又不会画人物，又不好驳回，正为这个为难呢。”黛玉道：“人物还容易，你草虫儿上不能。”李纨道：“你又说不通的话了。这上头那里又用草虫儿呢？或者翎毛倒要点缀一两样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别的草虫儿罢了，昨儿的‘母蝗虫’不画上，岂不缺了典呢？”众人听了，都笑起来。黛玉一面笑的两只手捧着胸口，一面说道：“你快画罢，我连题跋都有了，起了名字，就叫做‘携蝗大嚼图’。”众人听了，越发哄然大笑的前仰后合。只听咕咚一声响，不知什么倒了，急忙看时，原来是湘云伏在椅子背儿上，那椅子原不曾放稳，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，他又不防，两下里错了筭，向东一歪，连人带椅子都歪倒了。幸有板壁挡住，不曾落地。众人一见，越发笑个不住。宝玉忙赶上去扶住了起来，方渐渐止了笑。

宝玉和黛玉使个眼色儿，黛玉会意，便走至里间，将镜袱揭起，照了照。只见两鬓略松了些，忙开了李纨的妆奁，拿出抿子来，对镜抿了两抿，仍旧收拾好了，方出来指着李纨道：“这是叫你带着我们做针线、教道理呢，你反招了我们来大玩大笑的！”李纨笑道：“你们听他这刁话。他领着头儿闹，引着人笑了，倒赖我的不是！真真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儿得一个利害婆婆，再得几个千刁万恶的大姑子、小姑子，试试你那会子还这么刁不刁了！”

黛玉早红了脸，拉着宝钗说：“咱们放他一年的假罢。”宝钗道：“我有一句公道话，你们听听。藕丫头虽会画，不过是几笔写意。如今画这园子，非离了肚子里头有些丘壑的，如何成画？这园子却是象画儿一般，山石树木，楼阁房屋，远近疏密，也不多，也不少，恰恰的是这样。你若照样儿往纸上一画，是必不能讨好的。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，该多该少，分主分宾，该添的要添，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，该露的要露，这一起了稿子，再端详斟酌，方成一幅图样。第二件，这些楼台房舍，是必要界划的。一点儿不留神，栏杆也歪了，柱子也塌了，门窗也倒竖过来，阶砌也离了缝，甚至桌子挤到墙里头去，花盆放在帘子上来，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儿了！第三，要安插人物，也要有疏密，有高低。衣褶裙带，指手足步，最是要紧；一笔不细，不是肿了手，就是瘸了腿，染脸

宝钗直到抓住了黛玉的弱点之后，才有机会去直接征服她。这就是那颦儿在行酒令的时候，无意中说了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里的两个句子。于是她得意扬扬地把那个罪人带到了蘅芜院——“你跪下！我要审你！”

原来这位薛姑娘是个最正派不过的小姐。她有最正统的妇女观。她口口声声说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，女孩儿家不认识的倒好。

……她的男子观呢，自然是正统的。不但不弱视史湘云的见解，而且表现得具体，更有系统，更坚持。就是女孩儿家——虽然不求闻达，可是能图个出身的话，那也决不放弃机会。比如能够像元妃，那真是妇道里面的顶儿尖儿，只怕没那么福分就是了。我们不要忘记，薛宝钗之进京，原就是待选才女来的。

凡是她的这些观点，林黛玉不会有。她的这些处世之道，林黛玉也不会有。（张天翼《贾宝玉的出家》）

撕发倒是小事。依我看来，竟难的很。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，一月的假也太少，竟给他半年的假，再派了宝兄弟帮着他。并不是为宝兄弟知道教着他画——那就更误了事，为的是有不知道的，或难安插的，宝兄弟拿出去问问那会画的先生们，就容易了。”

宝玉听了，先喜的说：“这话极是。詹子亮的工细楼台就极好，程日兴的美人是绝技，如今就问他们去。”宝钗道：“我说你是‘无事忙’，说了一声，你就问他去！也等着商议定了再去。如今且说拿什么画？”宝玉道：“家里有雪浪纸，又大，又托墨。”宝钗冷笑道：“我说你不中用！那雪浪纸，写字、画写意画儿，或是会山水的画南宗山水，托墨，禁得皴染。拿了画这个，又不托色，又难烘，画也不好，纸也可惜。我教给你一个法子：原先盖这园子就有一张细致图样，虽是画工描的，那地步方向是不错的，你和太太要出来，也比着那纸的大小，和凤姐姐要一块重绢，交给外边相公们，叫他照着这图样删补着立了稿子，添了人物，就是了。就是配这些青绿颜色，并泥金泥银，也得他们配去。你们也得另拢上风炉子，预备化胶、出胶、洗笔。还得一个粉油大案，铺上毡子。你们那些碟子也不全，笔也不全，都从新再弄一分儿才好。”

惜春道：“我何曾有这些画器？不过随手的笔画画罢了。就是颜色，只有赭石、广花、藤黄、胭脂这四样。再有不过是两支着色的笔就完了。”宝钗道：“你何不早说？这些东西我却还有，只是你用不着，给你也白放着。如今我且替你收着，等你用着这个的时候我送你些。也只可留着画扇子，若画这大幅的，也就可惜了。今儿替你开个单子，照着单子和老太太要去。你们也未必知道的全，我说着，宝兄弟写。”宝玉早已预备下笔砚了，原怕记不清白，要写了记着，听宝钗如此说，喜的提起笔来静听。

宝钗说道：“头号排笔四支，二号排笔四支，三号排笔四支，大染四支，中染四支，小染四支，大南蟹爪十支，小蟹爪十支，须眉十支，大着色二十支，小着色二十支，开面十支，柳条二十支，箭头朱四两，南赭四两，石黄四两，石青四两，石绿四两，管黄四两，广花八两，铅粉十四匣，胭脂十二帖，大赤二百帖，青金二百帖，广匀胶四两，净矾四两。矾绢的胶矾在外，别管他们，只把绢交出去，叫他们矾去。这些颜色，咱们淘澄飞跌着，又玩了，又使了，包你一辈子都够使了。再要顶细绢箩四个，粗箩二个，担笔四支，大小乳钵四个，大粗碗二十个，五寸碟子十个，三寸粗白碟子二十个，风炉两个，沙锅大小四个，新磁缸二口，新水桶二只，一尺长白布口袋四个，浮炭二十斤，柳木炭一二斤，三屉木箱

商量画大观园，开出许多需用之物及寻索图样，央人起稿且告假一年，竟像此图必要画成，是反照后来并未画完，又便稽延日月，便是文章躲闪法。
(王希廉《红楼梦回评》)

一个，实地纱一丈，生姜二两，酱半斤……”黛玉忙笑道：“铁锅一口，铁铲一个！”宝钗道：“这做什么？”黛玉道：“你要生姜和酱这些作料，我替你要铁锅来，好炒颜色吃啊。”众人都笑起来。宝钗笑道：“颀儿，你知道什么！那粗磁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，不拿姜汁子和酱预先抹在底子上烤过，一经了火，是要炸的。”众人听说，都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

黛玉又看了一回单子，笑着拉探春，悄悄的道：“你瞧瞧，画个画儿，又要起这些水缸箱子来，想必糊涂了，把他的嫁妆单子也写上了。”探春听了，笑个不住，说道：“宝姐姐，你还不拧他的嘴？你问问他编派你的话！”

宝钗笑道：“不用问，狗嘴里还有象牙不成！”一面说，一面走上来说，把黛玉按在炕上，便要拧他的脸。黛玉笑着，忙央告道：“好姐姐！饶了我罢！颀儿年纪小，只知说，不知道轻重，做姐姐的教导我。姐姐不饶我，我还求谁去呢！”众人不知话内有因，都笑道：“说的好可怜见儿的！连我们也软了，饶了他罢！”宝钗原是他玩，忽听他又拉扯上前番说他胡看杂书的话，便不好再和他闹了，放起他来。黛玉笑道：“到底是姐姐，要是我，再不饶人的。”宝钗笑指他道：“怪不得老太太疼你，众人爱你，今儿我也怪疼你的了。过来，我替你把头发笼笼罢。”黛玉果然转过身来，宝钗用手笼上去，宝玉在旁看着，只觉更好，不觉后悔：“不该令他抿上鬓去，也该留着，此时叫他替他抿上去。”正自胡想，只见宝钗说道：“写完了，明儿回老太太去。若家里有的就罢；若没有的，就拿些钱去买来了，我帮着你们配。”宝玉忙收了单子。

大家又说了一回闲话儿。至晚饭后，又往贾母处来请安。贾母原没有大病，不过是劳乏了，兼着了些凉，温存了一日，又吃了一两剂药，发散了发散，至晚也就好了。

不知次日又有何话，下回分解。

宝钗之于黛玉，真有生瑜生亮之憾。其藏奸作伪之处，如何瞒得过黛玉？正思设计制服之，而忽得其间，岂肯放松一步。侃侃数语，能使黛玉俯首愧服，不觉受其笼罩，其才自不可及。他人与黛玉不合，疏疏而已，毁毁而已，讥之笑之而已。独宝钗浑然不露，从而誉之，从而谅之，且从而亲厚之。不但使他人不觉其相忌，并能使黛玉亦忘其相忌，而信其不相忌也。而宝钗之机械深矣，宝钗之变诈极矣。此乡愿所以为德之贼也！（陈其泰《桐花凤阁评〈红楼梦〉》）